



「騙電」與「電騙」

□周蜜蜜

「喂喂！」
「你好！」
「請問你是誰？」
「我是崇拜你的讀者啊！我的表哥也是你的粉絲，是他把你的電話號碼告訴我的。」
「那麼我們是不認識的吧，你打電話來有何貴幹呢？」
「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請教的：最近我們在家鄉的農地發掘了一個古墓，發現一批錢幣和古董，也不知道是什麼朝代的，但看起來是很有價值的樣子。因為你見多識廣，所以很想請你能鑒定一下，不知可不可以貴面？我們一定會好好酬謝你的。」
「對不起，我並不是這方面的專業人士，沒有這樣的資格。請不要再打電話給我了。」
以上是本人第一次接到「騙電」的經過。
沒過多久，就得知一位認識的人，接到同樣的「騙電」而被「電騙」了，白白付出數十萬元港幣，可謂損失慘重。
隨著時光的流轉，接到的「騙電」花樣新鮮，層出不窮：
「Hi！你認得我嗎？」
「不認得，你是誰？」
「你猜猜看。」
「不知道。你就說出你是誰嘛。」
「哎呀，姑媽，你真的認不出我嗎？」
「我從來就不是什麼人的姑媽，不要亂叫亂打電話！」
很「無厘頭」的猜謎遊戲，原來是很時興的一種流行「騙電」。
「喂喂喂，你還記得我嗎？」
「記得你？你是什麼人？」
「上次幫你辦借貸手續的那個阿陳呢？」
「你搞錯了，我從來也沒有辦過什麼借貸手續，不要打來『白撞』了。」
我實在沒有時間，也沒有耐性玩這種「騙電」的「競猜遊戲」。
但是，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偏不信邪，她就是要和來電的騙徒玩這類「遊戲」，作為一種生活經驗的「體現」，每當接到「騙電」，她都要和對方來一番鬥嘴、鬥舌、鬥智、鬥耐力——鬥玩一場反欺騙的遊戲：

「喂喂喂，你猜我是誰？」
「聽你的聲音就像是阿強吧？」
「哈哈，你猜對了，我正是阿強。」
「阿強你打電話來有什麼事呢？」
「我做買賣古玉的生意，被人走了單，差成十八萬元，有辦法交數周轉，請你借給我頂一頂，一個星期後連本帶息還給你，好嗎？」
「你的算盤打得好響！真不愧是一個專門騙人的騙子。我也想見識見識，並且親手把你送去警察局。」
「嗚……」（電話掛線聲音）
每每如是，樂此不疲，就連她的家人，也大感興趣，每次接到「騙電」，就請她來對付，好比是上演一齣緊張刺激又富於娛樂性的「大龍鳳」式戲碼，把打電話來的騙徒反過來作弄一番，教訓一下。
發展到後來，她竟然有些「走火入魔」，突發奇想，要設計引誘電騙徒現身，拆解騙局，再將其繩之於法。結果遭到所有家人反對，認為太過危險，才就此打住。
可是另一位作家朋友，卻與她的「電騙生活」體現完全相反，全無遊戲成分之餘，經歷過程還不乏慘痛感覺。我是在報上讀到她被「電騙」的實況實錄的：
那一天，她接到一來電說剛剛逮捕了一個疑犯，搜出一批假護照與假的銀行存摺，其中有一本偽造的銀行存摺是以她的名字開設帳戶，據疑犯交代是用八十元買回來的，準備用作詐騙活動。為此，執法機構要求她立即去銀行取出自己的全部存款，放在家中備查。這位作家朋友信以為真，按照對方指示，馬上去銀行提款。對方又要求她在一個小時之內，將所有現款存入北方城市的一個銀行帳戶。這時候，她才幡然猛醒，意識到這是一個騙局，遂報警之，辛辛苦苦從銀行提取出來的現款，才幸保不失。之後，她把案情的前後經過記錄下來，公諸於眾，為的是提醒讀者不要重蹈覆轍，受騙上當，實在是坦誠告白，用心良苦。
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騙電」和「電騙」數年來有越演越烈之勢。為了達到騙財目的，騙徒總是不擇手段，無孔不入，不斷地利用網絡世界，令城中「騙電」滿天飛，涉及「

電騙」的案件，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新鮮」，也不免令人感慨唏噓。
某日，無意中看到一齣日本電視單元劇，講的是有一個本來平常的家庭，為父的原是一位教師，為母的是家庭主婦，他們的獨生子還在學校讀書。但由於家庭經濟出了問題，父親借了高利貸，以致債台高築，無力償還。黑社會人馬逼上門來，亮出兇器與「劇本」，威迫這一家人按着那樣一「劇本」去「照本宣科」，扮演不同的角色，聲演電騙。
無錢還債，無力反抗，一家三口，唯有就範。首先由兒子打電話給一個老寡婦，冒充是她亡夫的同事，說是知道公司的股票最近要上市，為避其亡夫所囑，特意向這婦透露秘密商業訊息，提攜發達云云。電話掛線之後，輪到父親上場，以警方的名義發出警告，指老寡婦已涉及企業內部交易，觸犯法例，面臨檢控。這可是無妄之災，老寡婦自然被嚇得六神無主。然後再由母親致電，代表某某某律師行兜攬生意，着老寡婦向其指定的銀行戶口轉帳，可為她打官司辯解消災……
由於他們「電騙」的「劇本」是專門針對行騙對象「度身訂造」的，因而幾乎百發百中。這一家人騙了不少錢，以為可以還清債務，洗手不幹之際，豈料，自身卻陷入了黑社會電騙集團設下的更大騙局，逃脫不得，只能繼續充當電騙的發聲人……
這個劇情相當寫實，而且甚具社會性。原來，「電騙」與「騙電」，在這個世界上是不分地區也不分民族的，騙人者也會受騙，作祟的是深不見底的貪慾惡念。
這天一早，電話鈴聲大作——
「這裡是××快遞公司，你有一個郵件出了問題……」
狼又來了，怎麼辦？
「好啊，馬上轉到警察局，由執法人員來處理，肯定不會出錯，零K！」
「嗚……」
電話傳出掛線聲，直至完全靜默、靜默。

周蜜蜜，香港著名作家

竹魂

夏智定

竹，似乎總愛同中國歷代文人相伴相依，自「竹林七賢」始，各朝各代不知出了多少愛竹詠竹的文人和詩人，可見竹魂，實與文魂相通，千年如是。竹，以其清幽和正直，也伴隨着代代中國人的生活，記得小時，我隨祖母去探親，那親戚家門前，栽一叢修竹，搖曳生情，果見綠蔭盈屋矣。又見三三小朋友繞竹而戲，可謂玩趣無窮。小竹，更有清心悅神之妙，大約在四十多年前，曾有一場酷暑折磨着整個江南，我親見不少工人師傅，個個在上班前穿上一種以小竹塊穿綴編成的竹背心，外面套上工作服，說是有此一竹衫，涼意滿身，不怕熱汗淋漓了。

又記得在二十多年前，愛搞收藏的我自舊貨市場上買來一隻清代道光朝雕製的竹筆筒，它滿身呈烏黑色，大約真是一種積澱了一百五十多年時光之古色，我下班回家，常愛把玩。不料有一天，我家老妻在家大掃除，竟擅自將此清代筆筒以老鹵水裡外清洗乾淨，且以鐵刷將整個筆筒外壁刷得發白，我事後見之，哭笑不得，但在盪擻際，忽然聞到一陣自竹紋中飄出的清香，頓覺驚異，可見竹魂縈繞，百年猶在。

年前，我曾去蘇州山塘街一遊，在一家竹製品商店中瀏覽觀賞，可說是真正大開了眼界，而在琳琅滿目的竹類製品中，當以竹簾維編織而成的衣裳最為吸引顧客了，其中更有薄如蟬羽的內衣衫，令人對之嘆賞不已。

作為現場觀者之一，我知道此類竹衣的製造非同小可，單單自竹枝上以小刀輕刮竹皮且必得成長長的條形一關，即非老手來做不可了，而後來的加工和製作，其中之千辛萬苦，更非外人所知了。

竹，伴隨華夏子民生活了起碼有八千年之久，最早的竹支竹笛，已吹出了先民們的悲歡生涯。最早的竹扁擔，已挑走了無數日月星辰。那些數不清的人們使用的竹篾，也為千家萬戶挾出了滿屋笑聲和溫馨。至於歷代的竹床、竹椅、竹櫃、竹屋、竹匾，那是中國人心中的恩物，至今依然。

此時，我眼望着山塘街這家竹製品店壁際懸掛着的各種竹製妙品，特別是那件透着綠光的竹絲編織的內衫，感喟不已，也驚嘆不已。我想，遠在東晉的當年的「竹林七賢」們，若能在今日復活，手撫如此竹衣，不知會如何歌唱和詠嘆眼前之奇觀了？

哦，竹魂竹魂，常青常新，永與國人同美又同樂！

夏智定，香港作家，詩人

拼圖

「我的孫兒為人粗心大意，做事只管向前衝，和他共事，當他的朋友，應該很辛苦吧！」老爺爺那張布滿皺紋的臉龐泛起慈祥笑容。
「常常凝視他回顧一切向前直跑的背影，身後總會冒失地掉下一些麻煩事。」我不禁撇起嘴角淺笑。「不過，他很重友情，對人極為真誠，因此，身旁不乏好友，不厭其煩為他收拾散落一地的碎屑。」
「他自幼已非常喜愛結交朋友。」老爺爺微微頷首。
此時，我瞥見牆上掛了一幅拼圖，呈現了廣闊無垠的宇宙，於是說：「其實，他遺留的是拼圖零片，我很樂意為他拾起，或許，有天可以幫他組成一幅優美的風景畫。」
他的父母早雙亡，小學時已與爺爺相依為命。近年，他在職場上努力拚搏，眾人皆目睹其成績。他有所發現，不知不覺，愈來愈少時間留在家，好好端詳自己的爺爺。
在一個月朗星稀的晚上，約了他一起用膳。他一臉疲憊，仍不時強顏歡笑。
「你生病了嗎？何以如此沒精打彩。」我不禁問候。
「沒事，只是有點疲累吧！」他輕輕搖頭。我摸摸他的額頭，微微發熱，我語帶責備：「身體不舒服，早該說出來。」
「知道。這天，我騙得身邊所有人，最終也瞞不過你。」他如頑童被識破謊言，露出已鮮見的天真笑容。
「勿亂衝亂闖，也要顧及自己的身體。」我的腦海，忽然浮現其爺爺的樣子，續說：「工作以外，也別忘了身旁的人和事。」
「剛才經過藥房，買了成藥，稍後吃了便會痊愈。」他



從褲袋拿出手提電話。
「早點回家休息吧！」我瞄一瞄手表，「你的爺爺……」
「我的爺爺應該已經睡了。」他掃一掃電話屏幕，看看訊息，對我說：「放心，我沒事，明天還有重要的事情要處理。」
「下個星期六……」我猶豫片刻，最後還是提醒他，「下個星期六，是你的爺爺生日，記得嗎？」
他一邊在電話上編寫行事曆，一邊輕輕頷首。或者，他沒忘爺爺的生日，可是，他不知道，自己的爺爺曾向他透露，晚上常常躺在床上，待聽見關門聲音，等候孫兒回來才會安心入睡。
忽然，心血來潮，我也取出手提電話，為他廢寢忘食的樣子拍照。他機警地瞧向我，眉頭一皺，問我在做啥。我微笑一下，故意扯開話題：「夜了，你這名病人還不快點回家？」
自此，每次與他見面，也不忘為他偷偷拍下生活照。他專注在電腦屏幕，雙手於鍵盤上飛舞，或是冒失地把紙章散落地，還是吃了一口美味的蟹肉意粉，露出滿足的神情，通通也透過我的手機鏡頭捕捉下來。他難免察覺我的行徑，不耐煩地說：「這個星期，你何以常常拍照，發生什麼事？」我只答道：「沒有。隨心拍下來吧。」他怒說：「不要再拍了。」
光陰悄悄流走無痕，轉眼已來到悶熱的星期六。餘霞滿天，我前往沖曬店把照片取回家，一張一張照片排列妥當，放進樸實的相簿，試試在照片旁邊加上片言隻語，描寫情境。然後，瞥見手提電話顯示的時間，於是急步出門，在皓月下趕快穿過寬燈閃爍的街道，乘搭緩慢的升降機，連隨來到門前按鈴，他的爺爺緩緩開門。
「他還未回來？」我不禁問。
「忙吧。」老爺爺展現一貫和藹的笑容。
「我離開公司之時，他說完成手上的工作，便會趕回家。今天……」我欲言又止。
「我已一把年紀，過了無數生日，無慾無求，最重要是他身體健康，精神精神。」他示意我坐在飯桌前。
我不時瞟向牆上的掛鐘，滴答滴答，時間無情地飛逝。我試過悄悄地聯絡他，可惜電話沒人接聽，訊息沒有回覆。老爺爺開始不斷進出廚房

，桌上放滿餸菜之後，老爺爺說：「不用等他，食物快涼了，起筷吧。」
飯後，坐了一會兒，他尚未回來。「抱歉，我明天要早起，是時候回家了。」出門前，我從背包拿出相簿，遞給老爺爺並說：「這是給你的生日禮物。」老爺爺接過後，笑說：「大家如此相熟，何須送禮。」我回答：「小小心意。」然後，揮手道別。
我才步出大廈，即瞧見他迎面急步前來。「這麼晚才回來？」我語帶責備。
「太忙了，我已盡早趕回來。爺爺睡了嗎？」他問道。
「你快點返家便知道。」我冷淡地回答。
「你不用如此冷言冷語吧！」他鍵入密碼，打開開門。
「因為，我是獨居，早已忘懷有家人等自己回來的感覺。」說罷，我便轉身疾走。
拐彎後，我的步伐開始慢下來，輕輕抬頭，覺得夜色何時變得朦朧。猜想老爺爺應該已翻開相簿，細看這份生日禮物。近來，那對爺孫的相處時間極少，以他的性格，絕不會向自己爺爺訴說苦樂。有時候，老爺爺也想知多一些孫兒在外面的生活點滴。於是，決定每逢與他見面，便以照片作為生活的零片，嘗試組成一幅生活拼圖，送給老爺爺。
將要走進所住大廈之時，忽然，聽到背後有人喊我的名字，而他正跑過來。
「多謝……」他氣喘如牛。
「何以要對我說多謝？」我不太明白。
「回家後，爺爺對我說……」待他的呼吸稍為暢順後，續說：「一定要向你說句多謝。」
「就算是這樣，也不用立即趕來，通電話也可以。」我笑說。
「剛才的事……我還想……當面親口向你說句對不起。」他靦腆地低聲細說。
「小事一椿，我又怎會放在心。」我倆沉默數秒，然後由我打破靜謐，「昔日，你曾說，是為爺爺才會如此拚搏，努力去實現所想。所以，請你別忘了初衷。」
他微微點頭。但願他能好好銘記在心，因為，這個承諾，是送給老爺爺的最佳生日禮物，拼圖才能完整。

星池，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受季節更替感染，被四周人事觸動，寫下自己的聲音。



夜行車廂（外二首）

□馬覺

動或不動
山行也不行人間不是春
比春激烈
比秋冷
窗內窗外運過來淌過去的
雨夜
正正反反

她身穿運動服進入無休止隧道
時間染色
怕見白頭
站頭捕着萬年湖山
對方浮游
彼此自足？
昏黃燈暗 靜止張開的旅程

她睡在擠迫欄內
汗臭的一管換一瞥？
是市場經濟嘛
待得槓桿雙眸冷
細說三疊陽關

誰說這叫做夏夜的擁有

愛一個人
竟把自己送出
完全批核
豁出去

漫天颯颯的
蜂蜂蝶蝶
那簾滿星月
靜夜的山頭

差一點

回家時想昏了頭
右腳一扭
掙扎着差點從石階摔下來
僅僅就差一點

劉邦就差一點在鴻門宴
翻倒
黑暗勢力在一九四五年前
透過希特拉、墨索里尼……
差一點世界史改寫
就血染
全球

也許，世界的配備
宇宙的筵席
是項項豐盛的
什麼都具備，色色俱全
往往就差一點
給出意想不到的富足
迸出令人難耐難忘的歡疾

馬覺，香港著名詩人

地心之花

□（美國）平蕨

見到你的時候
才知道你真正的容顏
是黑色的亮麗油彩
是地心開出的血紅血黃之花

是凝結的流蘇縷縷傑出

是石的年輪
每一圈都是一個
逝去的微笑
群山靜默

生命在海底下奔騰不息
當火山上升沖天而出的時候
你的生也意味着死亡
你的噴發是生命燦爛的毀滅

火神燃燒大地
紅原不及金黃炙熱
兩千度的高溫發自內心
誰可逃避它激燙無比的親吻？

當傾瀉的激情凝固
便是你黑色的亮麗
沉沉地扣住一切混沌
黑土紅花 海天分離
柔美而強悍的夏威夷
冉冉升起



逢星期日出版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受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投稿請至K1902677@hotmail.com